

全译本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·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王陽明全集

第十四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梁 歌

图书策划：天昊书苑

封面设计：



Tel: 13391801809 51661809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

王陽明全集

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ISBN 978-7-5402-0148-7



9 787540 201487

01 >



全套定价：558.00元

全译本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·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王陽明全集

第十四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你仍必须深思熟虑，并消却顾虑，把事情处置得万无一失，从而，费一次劳力而得到安逸，来使两广人民得到永久的休养生息。你不得象过去那样推辞、回避，从而辜负了众人对你的期望。钦此！”这些都遵守圣旨去做了。

于是，在九月期间，接到兵部的咨文：为了辞免朝廷付予的重任，乞求恩准回家养兵事宜：我奏报皇上，接到圣旨说：

“你，见识敏捷，才华高强，对朝廷忠心耿耿，诚恳尽力，能体谅国家的难事，现在两广事务繁多，正好借助你的威望，去平定安抚两广等地，从而也免除我对南方地区的忧虑。姚镛已经辞官了，你应该昼夜不停前往那里，去节制、协调管理各个部门，调遣军兵，去进剿平抚贼寇；对那里的军兵、民众进行安抚，稳定。

你不要再迟疑和推诿，从而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。差派紧急铺马差役捧圣旨前去敦促你迅速赴任，执行公务，该部先知道这件事。钦此！”这些命令也都执行照办了。

我立即启程上路，前去赴任。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抵达梧州，担当重任。十二月期间又接着按照兵部的咨文，说：

“为了地方上的大计方针，紧急地起用人才事宜：

该礼部右侍郎方献夫上奏：根据接到的圣旨说：

“方献夫所奏报的关系到地方上的大计方针，筹划的事情，郑润，朱麟和姚镛，他们在做事时如同一个体例，如同一辙，姚镛现在已经辞官了；郑润等人，因为贼寇还没有平定，暂且继续留用，现在既然已经有这样的说法，那么，就把郑润也召回？再找官员去代替他；至于朱麟，他应该留任还是去任呢？让兵部去商议决定，并且还推荐两名相应的堪当此任的官员，来作为更替的候选人，叫来进行考察。

另外，田州是否应该设立都御史在那里住扎呢？这些还叫王守仁议定处置，写本上奏，由朝廷拍板决定。钦此！”这些咨文都报来让我知晓，遵旨照办。

本月初五日，进发到平南县的地方，同都御史姚镛把朝廷旨意进行了交代，遵旨办理公务；二十二等日，太监郑润、总

兵官朱麟，都陆续分别回到梧州、广州等地，在等候新任的总兵，太监来接任，交接公务，然后离去。

当时，我会同巡按纪功御史石金，右布政林富，参政汪必东、邹轺、副使祝品、林大辂，金事汪濬、张邦信、申惠、吴天挺，参将李璋、沈希仪、张经，以及上一任副总兵，现在闲住的都指挥同知张祐，和各位在大军中担任职务的官员，一起开会，议定：田州的讨逆战役，兵连祸结，两个省的人民都遭受到危害，时间已经长达两年了；兵力光是放哨守卫的就已用完了；老百姓的财物在转运当中也渐渐耗尽；各级官吏由于不断地奔波也已疲劳困顿；当今的两广地方上，已经象是遭受了破坏将要沉下去的船只，还在狂风巨浪当中漂泊，形势危急，将要翻船淹没的危险、忧患，已经历历在目，气势汹汹，有智慧的人已经看到这些情况了。

现在，如果一定想派大兵前去剿杀，穷兵黷武，雪除愤怒，来取前面的灭逆的大功，先不要论说如果不能取胜会产生什么后果；纵然重又取胜了，也会有十个方面的忧患：

为什么呢？

现在皇上推行以大孝的思想来治理天下，惻隐之心，潜在的仁慈，就是大海和宇宙也都沾受得到；那怕只是一件东西，也考虑怕没用到它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；既使是一个人的案子，还考虑怕产生冤枉，都亲自审理，加以裁断。何况这里是几万个无辜的老百姓，却一定要对他们大加搜捕，使他们一个不留，斩革除根，亡家灭种，这恐怕会使天地间的和气遭到伤害，诛伐，对皇帝怜惜生灵的好生的美德有损无益。这是大兵压境会产生的第一个忧患。

在那里屯兵十万人，一天的费用就达千金，自从对逆贼开始征讨以来，所花费的银子，粮食分别已达到了几十万两（石），前年冬天，两个酋领又搞叛乱，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年多了，还没有同贼寇射一支箭，打一次仗，而所花费的银、米已经是这样浩繁了。

现在如果重又进兵剿贼，就拿最快的时间算，结束战事也

必须要几个月，俭省地计算它的花费，也必须需要白银、粮米，分别为十几万两（石）。现在梧州仓库里所剩的白银，计算起来还不足五万两了，粮米不足一万石了。如果接连不断地用兵，那么，财物就会匮乏，粮食就会断绝。这是用兵的第二个忧患。

如果在大举进攻那里，调遣集聚的军兵，远远近近的一共也得几万人，屯住的时间长了，人们就怀有想家回归的念头；再加上北方人对这里水土不服，并且前年得疫病而死的人就有一、二万人。

众人都有忧虑、怀疑，不满的情绪渐渐增加。自从那次疫病之后，因疾病而死的人，数都数不过来；没有一天没有死人的时候，所以戍边军兵，逃亡溃散的人数很多，既使对逃兵进行追捕，斩杀，也不能禁止住开小差儿偷跑的现象。

他们还没有见到敌人就是这副样子了。如果把他们驱赶到刀剑翻飞的战场上，必须会有土崩瓦解、全军覆没的势头，危险太大了。这是对这里大规模用兵会产生的第三个忧患。

自从用兵打仗以来，两省的百姓，男人不能耕田，女人不能织布，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。老百姓穿衣吃饭的生活秩序一天天困顿下来，民不聊生，男女老少都奔走在山沟、田野之间，土地荒芜。

今年春天如果再次进兵讨伐逆贼，那么就会又废弃一年的农田耕作，老百姓们更会饥寒交迫，群集起来，成为盗贼。如果逞强的奸民，乘这个机会号召饥民起来造反，那么，这场祸乱大概比思恩、田州的叛乱还要厉害多了。这是用兵会产生的第四个忧患。

议论的人都认为，如果不诛杀两个酋领，那么就没有威慑，驯服土官的办法了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现在我们所依赖的去杀两下酋长的军兵，全是土官下辖的军兵；而我们自己的官军却没有一旅的兵力可以依靠，同时又不能宣布皇帝的威武的德政，不能明确地昭示赏和罚，纪律不严明，却只是用市井流氓市侩的奸谋，对他们进行欺骗、诱惑；等诈骗的伎俩也全部

暴露，更会被他们轻视并侮辱；每一次调发旗牌、下令的官吏，必须往返十余次，而他们还傲慢无礼，不出兵，反而挟持官吏提出放肆的贪婪的索求，放纵他们吞噬财物，而我们对他们有依赖之心，就放纵他们的行为而不敢过问；他们也知道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不能禁止，他们就更狂妄，肆无忌惮。象岑猛的越僭主上，狂妄不羁，也是这样慢慢地积累导致的。这就是，想杀一、二个逃跑求生的遗留的罪孽，却养成了十几个新的岑猛，这是用兵会产生的第五个忧患。

两广的盗贼，猺獞贼人的巢穴，成千上百，我们的军事卫所、有关部门的营房、堡垒、关隘等地部置的军兵，时常不断地向地方上招募、增补进去，但还是不够用。现在如果重又把各地哨守的军兵都调派过来，聚集在思恩、田州的一个角落里，那么，山上猺贼，海中的盗寇就会暴发，趁地方上无人把守，打劫掳掠，会使地方上无法再进行防御，捍卫。

近来他们更是偷看到我们内部空虚，出去劫掠的次数更加频繁了，更肆虐地为患地方了。现在如果他们听说我们又要进兵讨伐逆贼，他们知道事情不会很容易地停止下来，所以，远近各地的贼寇会互相煽动联络，起兵造反。而我们军队的进兵势头很难在中间停顿下来，因此，回去救助地方上的祸乱，已成为不可能；而抛充地方上的安危而不顾，也是不可能的。那地方上值得忧虑的祸患所导致的悲惨、毒害的状况，比起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们的痛苦来，更是厉害得多了。这是大举进兵会导致的第六个忧患。

大兵一出发，负担运输物资任务的民夫，以及骑兵应征的战马，分别得上千人和上千匹；每一名民夫，雇佣的价钱为一两银子；一匹马的雇价为四两，马匹在征战中死去了，还要偿还马匹的主人钱财，这些又都是在南宁所辖的各个县中筹办的，这里的百姓由于连年征战，疲于用兵，所以困顿痛苦到了极点。现在又因这次大举进兵加重他们的负担，那些即便是不逃亡而成为盗贼的人，也成为了沟谷中贫瘠的土地一般，穷困潦倒了。这是大举进兵会产生的第七个忧患。

两省的土官们，对于剿灭岑猛一事，也都怀有唇亡齿寒的疑虑；那些各个州的土目对于征讨卢苏、王受一事，又都怀兔死狐悲的遗憾感情。因此，他们迟疑不决，都处在观望当中，不肯替朝廷尽忠效力。而我们现在所凭借、依赖的只有湖兵罢了；但是在前年流行的那场疫病当中，湖兵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半，在他们中间本来很多是借调过来的，在军队回师的日子里，对于死者的家属，依照惯例，都得送给偿命的银两，一共所花费的这笔钱，也得上万两。

现在因为进兵，又要再调用他们、他们颠沛奔走在征战的路途中，不能够顾念自己的家室，也已经有了三年了，那由于辛劳、痛苦，怨恨、愤怒而偷着逃跑回家的人，在道路上都可以不断地看到，却又不能诛杀他们。

这只是因为对一个地方的微小的愤怒，却大大地失去了三省百姓的民心，这期间所潜藏的忧虑和灾祸，恐怕很难一下子说得完。这是大举进兵会产生的第八个忧患。

田州对外防御着交趾，对内来说，又是各个内陆郡县的屏障，在这个地域内遍布着深山绝谷，这里又都是獠人所盘据的地方，如果一定要把他们斩尽杀绝，他日既使再想改变土官，设立流官，也没有老百姓可以替他们进行守卫了，这不但是自己撤掉了保卫自己家园的篱笆，情势根本不可以这样做，而且也不能借用膏腴的田地，来资助獠人，让他们为边防开拓土地，开发边疆了。这是进兵产生的第九个忧患。

即使在进兵之后，取得了胜利，也必须用军兵来守卫，这将要每年都调用军兵前来，劳碌和费用都没法停息下来。秦朝时候陈胜、吴广的叛乱，实际上就是在戍守边疆的军队中发起的；并且有一个人驾驭势力闹事，那么造反、变乱的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；如果他们反复无常，相互寻找机会，祸患将会达到什么地步了呢？后果不堪设想呀？这是大举进兵会产生的第十个忧患。

因此，我们今天的举措，没有比停止用兵，对地方实行安抚更好的了。对地方上实行安抚，将有十大好处：

使几万无辜的判定死亡的百姓存活下来，来明确地昭示皇上怜惜生灵、爱惜生命的仁慈之心，同虞、舜、有苗的征伐有类似的千年功绩，从而使远方的夷族慌忙归顺，臣服，他们将没有不感激朝廷的盛恩，怀念朝廷的美德的，这也可以使国家的元气得到培养、恢复，从而等待他日如燕子试翼，使国势蒸蒸日上，腾飞而起的蓝图实现。这是安抚的第一个好处。

聚集财物，俭省花费，节省下来的多余的财物、粮食，可以储备作为别的用处，老百姓没有了被搜刮脂膏、刻吸骨髓的痛苦。这是安抚的第二个好处。

长久在外戍守边防的军兵，终于可以实现回家的心愿，而避免了因患疫病客死他乡的悲惨命运，脱离了在刀剑之下所产生的惨痛场面，而没有土崩瓦解，溃败覆没的祸患，这是进行安抚的第三个好处。

老百姓们又可以及时地进行耕种，使农业生产不会遭到破坏、荒废；虽然他们也还处于困顿、穷苦的境地，但是他们都可以获得顾念他们家室的机会，他们也就都各自有了谋取生存的希望，而不致于颠沛流离，抛弃家园，甚而成为盗贼。这是进行安抚的第四个好处。

让土官下辖的军兵解散，各自回去守卫自己境域的土地，从而使他们知道朝廷自然有神圣、雄武，不嗜杀的威力，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依赖，暗中打消他们桀骜不驯的气概，并沮减、威慑他们僭越、狂妄的心志；那么他们想造反、背叛的奸计自己就停止、消亡了。这是安抚的第五个好处。

远远近近调拨的军兵，都各自回到他们原来的戍守之地；穷困的边防、沿海，都可以重新修复防御设施，那么，各地的盗贼就会有所畏惧而不敢放肆，城郭、乡村，也都可以避免了被惊吓、挠骚、打劫、掳掠的痛苦。因此，就不会导致内部空虚、危急，产生顾此失彼的忧患。这是对地方进行安抚的第六个好处。

停止押送运输的劳作，节省民夫、马匹的徭役；贫苦百姓可解除了倒悬般的困顿潦倒的危险，使他们稍微恢复一下生

机，也可以在沟壑山川之间喘一口气，从而有了生存的希望。这是进行安抚会产生的第七个好处。

土人百姓可以消释免死狐悲，因同族被杀感到悲伤的遗憾；土官也没有了唇亡齿寒，怕被杀戮的危险；湖兵于是可以成全了早日回师的心愿，他们没有不安定心志。他们被涵养、培育深厚的仁慈，为朝廷的神圣、威武所感化，为朝廷的美德所感化。这是安抚所能产生的第八个好处。

思恩、田州遗留下的老百姓，可以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，把逃散、流亡的人招集回来，使他们的家人重新团圆，住房得以修复。另外还根据他们土人的风俗，仍然设置酋长来管理他们。他们将各自保卫他们境域里的土地，而且每个人自己就都成为守卫者；对内他们将对猺獞实行管辖、制驭；对外他们又会防御边防的夷族入侵，那么，中原土地就会安枕无忧、平安无事了。这是进行安抚的第九个好处了。

土人百姓既然都诚心实意地悦服、归附，那么就不必要再派兵前去守卫，那么，每年剩下的调遣军队费用，就达几千两；官军也免除了颠沛、奔波道路上的苦楚，居民也没有因军兵往来被骚扰的忧患；商人、旅行者又都可以通行，百姓们也可以安心地进行农业生产，远远近近的各个地方都被朝廷的威武和德政所笼罩，欢悦地承受朝廷的恩泽；这是安抚的第十个好处。

那大举进兵，围剿贼寇会产生的忧患，就象那提到的十种；而停止用兵、进行安抚的好处，就又象刚提到的这十种。而这里的主管军政事务的人，却还常常从要求进兵剿贼获利，在这期间，又有二个幸运和四个危害。

对于下级官军，他们可以有幸多斩杀、俘虏一些贼寇，立下功绩，从而凭此可以受到赏赐；对于上级官吏来说，他们可以有幸促成了一次战斗的胜利，从而来掩盖以前所犯下的罪责，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幸运。

他们开始时谋算着请命出兵的好处，结果却很少能获得成效，那么就会有轻举妄动的危害；使军兵困顿，使粮饷用尽，

却得不偿失，那么就会有浪费国家财产、人力的危害；调集几万军兵开赴边防，却没有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，那就会有畏敌退缩、躲避脱逃的危害；因循土人，夷族人的风情，却对士大夫们的议论置之不理，那就会有被人误解的嫌疑表现和回避责任的危害。这就是所谓的四个危害。

两个幸运是隐蔽在整个事件的内部，而四个危害就暴露在外面，因此，他们宁肯冒着十大忧患却不顾念抛弃十大好处，不肯去向好的方面去做。

作为大臣，在事奉皇上这件事上，就是自身遭到杀害，也要给国家谋福利；就是灭绝他的家族，也应该对朝廷有所裨益，这样做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哪里能够因为侥幸的私念，因为自身受到一点危害和诽谤，就可以使他的志向受到扰乱呢？今天，对边防地区进行安抚的利益和危害比较起来，那么，利益是巨大的，因此，进行安抚是事在必行，断然没有什么可迟疑的了。于是，与会的各个官吏都认为是这样。

二十六日，我到达南宁府，于是下令把调集到这里进行防守的军兵全部撤除，在几天之内，解散回家的军兵就有几万人。湖兵共有几千人，由于道路阻隔并且路途遥远，立即回去很是不容易，就仍然派他们分别留在南宁、宾州，让他们解下盔甲、休养生息，等待时机让他们出发。

一开始，卢苏、王受等人，听说我奉皇帝命令前来这里勘察，这才知道朝廷也没有对他们一定要剿杀的意思，都有投降求生的念头，他们都日日夜夜地悬心盼望我们，只怕我们到来的不够快。不久，听说太监、总兵等官吏，又相继被召还回去了；到这时又见在这里防守的军兵全部撤离了，他们投降求生的念头就更加坚定了。于是，他们派遣头目黄富等十来个人，在正月初七日，先到帅府来报告说：

“愿意清扫我们的领土来投降，求得新生，只是乞求饶免一死。”我把朝廷的意图谕告给他们，说：

“朝廷正怕你们有所冤枉，特派遣大臣前来这里进行勘察、询访，给予你们走向新生的出路，如果你们果然能够诚心

实意地投降、归顺，当然一定要饶恕你们的死罪。”接着，又陈述朝廷的威武美德，写好作为信用证明的纸牌，使他们分别拿着回去谕告卢苏、王受等人。大意是认为岑猛父子，虽然没有进行叛乱的图谋，但既然他们凶暴、残酷；傲慢朝廷，虐待下面的百姓，自然有可杀的罪过。现在他们父子以及党羽，都已经伏罪，而你们原本不是有名的恶劣的头目，本来没有什么大罪过，至于你们所统领的部下几万人，尤其都是无辜的。

现在你们阻挡军兵，占据险要，致使几万个无辜的百姓，家破人亡，父母死亡，妻子和儿子女离散，到处奔逃，流离失所，穷困痛苦，已经将近两年了。在上面又烦劳朝廷派将官大举进兵，使三个省的百姓受到劳烦、骚扰。你们的罪过，本来已经一天天在加深；只是考虑到你们之所以占据险要的地形，集结军兵负隅顽抗的原因，这本来也没有别的意图，不过害怕罪责，逃跑求生，苟且作为保全性命的筹划，这情形也有值得怜悯的地方。

当今的皇上推行以大孝思想治国的仁政，热爱黎民百姓，只怕任何一件东西不能用它该发挥作用的地方。即使是一个人的案子，还怕在处理中有冤情，亲自到堂过问，更何况你们几万人的性命。怎么肯轻易地施加剿杀呢？因此现在特派遣大臣前来进行勘查，给你们新生的道路；不但是为了营救这几万个百姓，舍弃死路，走向新生。

纸牌到达后，你们的部下军兵，可以马上解散，各自回家，重新从事自己过去的职业。你们如果按时来到这里投降，一定会饶你们不死，使你们的性命得到保全；如果你们仍然迟疑不决，进行观望，那么上天对你们的征讨随后就到，你们后悔也来不及。限定你们在二十日内采取行动，如果你们不来投降，就是你们自寻死路，我们大军对你们进行剿杀，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。”

卢苏、王受等人拿到纸牌后，都踊跃地叩拜，欢声雷动，当时就撤掉了把守的军兵，把衣服，粮草准备好，率领他们全体军民，打扫干净境地，前来归降。本月二十六日，他们都来

到南宁府的城下，分为四个营屯扎起来；第二天卢苏、王受等人都自己绑缚起来，扮成囚犯的样子，带领他们各自的土人头目共几百人，一同到达总督府求见投降，他们都哀哭着诉告，各自写好了投降的纸状呈递上来，把前面的情节供告出来，乞求免于一死，都愿意尽力报效朝廷。

我们看到卢苏、王受等人所诉说的情节，也与我前后所听到的以及所察访的，大致上相同，在他们的诉状中，虽然有一些掩饰的地方，但也多体现了真诚的情怀，也算是立意良好，悲哀可怜的了！于是又照前面给他们的纸牌中所谕示的原则，把朝廷的恩惠告谕他们，朝廷既然已经赦免了他们的死罪，允许他们投降，怎能又把他们诱骗到这里，杀掉他们，会失却信义？因此，你们的死罪，一定要免除了，不要再有什么忧虑，怀疑。

但你们当中卢苏、王受二人，凭据险要，集结军兵，虽然是出于怕死才这样去做的，正是由于你们二人，才导致了两年多的骚乱；使朝廷有了忧虑，又使三个省的百姓得到疲困，如果不对你们略微显示一下责罚，又用什么来渲泄广大军民的愤怒呢？

就这样，把卢苏、王受在总督府，各打了一百棒，其他众头目人等都叩头在地，为他俩请罪，请求饶免，于是就解开他们身上的绳子，告诉他们说：

“今天饶你们不死，是因为朝廷有爱惜生命的仁慈；杖罚你们一百棒，是我们做大臣的从执行法令的大义出发不得不这样去做的。”

于是众人都跪倒在地降服了。我也随后来到了他们的营寨，对其他人员进行安抚、慰问，他们没有不感激落泪、欢呼雀跃的，都说朝廷给予了他们如此浩大的使他们再次活命的恩德，他们发誓将以死来报效朝廷。

另外根据请求申诉的状子说：

“乞求怜悯岑猛，原来没有进行反叛的情节及罪状，请留下他家的一支后代，顺应夷族人民的风俗。重做酋长领我们将

按时办纳粮税，服役。”

自我奉皇上命令巡抚两广以来，沿路向众多的商人、旅客询问有关两广的叛乱情由，并向众多的士人，军民察访，他们认为应该顺从夷族人的风俗，仍然设立土官，也许可以永远没有变乱了。如果不这样，那么，土人、夷民造反叛乱的祸患，恐怕始终不能免除。等我来到这里，又同大小各级官吏一起审时度势，根据实情进行讨论分析，也都认为治理夷族的方法，是应该顺达他们的风土人情。

我在上次对朝廷谢恩的奏折中，已把这个想法略微上奏了。到这时，因为他们真切地哀告，当时就遵照皇上的敕谕，按照便利的情由，答应把他们的情况奏明皇上，并且把朝廷的旨意谕告给他们，说朝廷一定会像这次给予他们再次活命的恩德那样，只要诚心实意地降服，弃恶从善、改邪归正，尽忠尽力报效朝廷，就不必忧虑朝廷不能顺达他们的风土人情，网开一面；他们听到这样的说法，于是又都感激落泪，欢呼雷动，都说朝廷既然这样给予了他们再次活命的恩德，发誓将以死来报效朝廷，并乞求给他们杀贼立功机会，来换赎以前的罪过。

我于是又把朝廷的旨意谕告给他们，说：

“朝廷只愿能保全你们的性命，现在你们刚来归降，乞求活命，怎么能又把你们驱赶到刀剑之下，去拼杀呢。你们向外逃跑，流窜时间已很长了，家庭破离、职业荒废，应该马上回故乡，重新使家庭团圆，重建家园，及时地进行农业生产，使过去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。

至于各地的盗贼，总督府自然会有办法处置，不需要用你们前去剿杀了。等到你们家园稍微得到修复，安定，我会慢慢地调拨你们去杀贼立功”。于是，他们又都感激得落泪，欢呼不已。都说朝廷给予他们这样浩荡的活命的恩德，他们发誓将以死来报效。

我于是委派右布政林富，曾任过总兵官的张祐，分别前去省视、谕告各地，把他们安排屯居下来。他们都在二月初八日，督令这些人重归家园，恢复过去的职业，把事情办妥。地

方上叛乱的这一事件，于是就幸运地平定了。

这都是皇上推行大孝思想治国以及顺达夷族的风土人情的美德，使天上地下的神鬼都感动了；皇帝的神圣、雄武、不嗜杀的威力，震慑了鬼神；这就使和顺的风在堂庙之上吹拂，并且百蛮的地上野草也象人一样自然低头拜服，因此，这次撤军前后不到七十天时间，并且顽固的夷民来归降，这样，没有射一支箭，没有杀戮一个士兵，使几万生灵百姓的性命得到了保全，这就是所谓的抚绥他们使他们来归附，推动他们来和睦相处。

我凭平庸、卑劣的才能，错受朝廷重要的职任，仰赖皇上鸿大的威德，能够免除溃败的罪责，使我愉快地看了皇上的英明。怎么能不庆幸不已呢！

除了将要设立土官，以及没地方上长远打算，需要筹划的事宜，遵照皇上的敕令旨意，再同各级官吏再一起进行议定处理，另外写本上奏外。这本是为了奏报地方上得到平定这一捷报，因此，写了奏折专门派冠带舍人王洪，亲自捧送朝廷，恭敬地题奏朝廷得知。

地方紧急用人疏（七年二月十五日）

【原文】

先该礼部右侍郎方献夫奏：前事节奉圣旨：

“田州应否设都御史，在彼住扎？还着王守仁议处具奏定夺；钦此！”兵部备咨前来知会，除钦遵外；随于今年正月二十七日，该思恩田州二府土目卢苏、王受等，各率众数万自缚归降，该臣遵照敕谕事理，悉已抚定。当遣广西右布政林富、旧任副总兵张祐，分投督领各夷各归原土，复业安生，已经具本奏报外；照得思恩田州，连年兵火杀戮之余，官府民居，悉已烧毁破荡，虽薛屋寻丈之庐，亦遭翻挖发掘，曾无完上，荒村僻坞，不遗片瓦尺椽，伤心惨目，诚不忍见；各夷近已诚心投服，毁弃兵戈卖刀买牛，见已各事田作，自后反侧之患，以

臣料之，或已可免；但其风景凄戚，生意萧条，忧惶困苦之余，无以自存，必得老成宽厚之人，抚恤绥柔之。臣等见其悲惨无聊之状，诚亦未忍一旦弃去而不顾；况思田去梧州军门，水路一月之程，一时照料有所不及；近又与各官议，欲于田州建立流官府治，以制御土官，修复城池庙宇等项，必须劳民动众，自非素得夷情者，为之经理区画，各夷凋弊之余，岂复堪此骚屑？况议设知府等官，皆未曾到，一应事务，莫有任其责者；看得右布政林富，慈祥恺悌，识达行坚，素立信义，见在思田地方，安插各夷，合无准如方献夫所奏，将林富量改宪职，仍听臣等节制，暂于思田地方，往来住扎，抚循辑理，其于事理，亦甚相应；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系蛮夷犷獍之区，不可治以中土礼法，虽流官之设，尚且不可，又况常设重臣，住扎其地，岂其所堪？则其供馈之费，送迎之劳，必且重贻地方异日之扰，斯亦不可不预言之者；合无将本官禀给口粮，一应合用之费，及往来夫马，一应合用之人，俱于南宁府卫取办，银两于库贮军饷内支給，不以干思田之人，俟一年之后，各夷生理渐复，府治城郭庙宇，渐以完备，则将林富量移别处任用，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，或设兵备官一员于宾州住扎，或就以南宁兵备兼理，不时往来抚循，如此则目前既可以得抚定绥柔之益，而日后又可以免困顿烦劳之扰；臣之愚见，所议如此，惟复别有定夺，均乞圣明裁处！

【译文】

先前礼部右侍郎方献夫上奏：前面题奏的事情，根据圣旨批复说：

“田州是否应该设立都御史，在那里进行住扎？这件事还是让王守仁议定处置，并写本奏明朝廷裁决；钦此！”

兵部备写咨文把朝廷旨意告知我，都遵照圣旨去办理！于是，在今年正月二十七日，思恩，田州两府的土目卢苏、王受等人，分别带领着几万兵民，自己绑缚起来前来归降。

我根据敕谕所要求的，都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抚绥、慰问。

当时派遣广西布政林富，曾任过副总兵职务的张祐，分别监督、统领各个夷族的兵民回归他们原来的家园，让他们恢复旧的职业，安定地生活，这件事已写本上奏了。据我所知，思恩、田州在遭受了连年的战火洗礼，杀戮之后，官府以及民房，都已被烧毁破坏了，即使是茅屋、一长见方的庐居，也都遭受到挖掘，翻腾，没有一点完整的地方了，都成了一片荒村僻壤，没有存留下一片完整的房屋，一尺长的椽头，那悲惨凄凉的景象，确实使人不忍心再去看下去。

各个夷族近来已经诚心实意地降服了。他们毁掉、抛弃刀枪，卖掉刀剑，购买耕牛，弃恶从善；现在已经都安心搞农业生产，从今以后，他们造反叛乱的祸患，从我所料想的来看，或许已经可以免除了。但是他们那里风景凄凉、悲戚，生意萧条，老百姓在忧愁，惶恐、困苦中，没有办法自己存活，必须要有宽厚，老成的官吏，对他们进行安抚、绥柔。

我等一干人见到他们的悲惨困苦、百无聊赖的状况，确实也不忍心有一天抛弃他们；况且思恩、田州离梧州的总督府，走水路也就一个月的时间，一时间来不及来照料这里的事情。近来又与各个官吏一起商议，打算在田州设立流官府治的建制，来对土官进行统管、辖制，并对城池、官府寓所等项目进行修复，这必然会劳民动众，这自然不是平常不了解夷情的人，所能替他们区处筹划的。

各个夷族民众在经受了凋蔽、萧条之后，那里又能禁得住这样的骚挠呢？况且建议在这里设立知府的官吏们，都还没有到来，这里全部的事务，没有专门负责任的人。

我看到右布政林富，慈祥和蔼，平易近人，见识练达，行事坚决，平常就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信义，现在正在思恩、田州地方来安排各归顺夷族定居。合计起来。可以批准如方献夫本折中所奏请的，把林富改升为宪职，仍然听从我节制、统管，暂时让他在田州的地方上，往来走动，住扎下来，对这些地方的安定抚绥任务，按照这些事务的情理，他们很适合去干。